



第七号秘密地道

〔苏〕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等著

张素珍译

DI QI HAO MI MI DI DAO

第七号秘密地道

张素珍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七号秘密地道

〔苏〕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等著

张素珍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兴和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91千 插页: 2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80册

统一书号: 10089·374 每册: 1.35元

目 录

忧伤的小马·····	列夫·库兹明(1)
来自舰队的问候·····	列夫·库兹明(20)
第七号秘密地道·····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92)
在米里亚巡逻·····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177)

忧伤的小马

彼得·彼得洛维奇·伊万诺夫是个出色的儿科医生。以前，他在城郊一个诊疗所工作，后来调到市里一家区医院。妻子和儿子瓦夏也随他搬到城里住。

到了城里，瓦夏继续上学，彼得·彼得洛维奇仍当儿科医生。他从早到晚给孩子们看病，很受欢迎。

有时，他下班回来，还没来得及擦一擦眼镜片上的雾气，外屋的电话铃响了。于是，彼得·彼得洛维奇赶过妻子和瓦夏，拿起了话筒：“喂，是我……好的，我马上去！”他放下话筒，戴上帽子，又走了。

一个春天的星期日，彼得·彼得洛维奇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在家休息，家里人也都在。这次倒不是电话铃，而是门铃响了。

彼得·彼得洛维奇打开门，一个人飞快地冲进外屋。这人圆圆的脸，动作灵敏。他身穿一件皮短大衣，头戴一顶细羊皮帽。大概是因为走得太急，满脸通红。他斜靠在门上喘了会儿气，然后摘下帽子，向瓦夏和妈妈躬身施礼，最后把圆脸往起一扬，望着高大而削瘦的彼得·彼得洛维奇说：

“大夫，您是城里最有威望的医生，我是来请您……”

彼得·彼得洛维奇脸红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儿科医生。”

然而，这话并没有止住客人，他不停地挥舞着那双短小的手，喋喋不休地说：

“这太好了，太妙了！我叫恰什金，是本市动物园的经理。但问题不在于我的职位，大夫，我说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动物的生死问题。艾丽莎白特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还没吃一点儿东西呢！”

彼得·彼得洛维奇聚精会神地听着，就象以往有特殊情况发生时那样，又走到衣架前去拿白大褂和帽子。

“请您再详细点儿，说快一点儿！”

恰什金说得已经够快了，这时只能再详细些：

“艾丽莎白特是我们动物园唯一的波尼马。它好象不太舒服。干草、燕麦，什么都不吃，水也不喝。今天早晨，连蒸熟的麸子都不肯吃，这可是它平时最爱吃的。”

“吃什么？”彼得·彼得洛维奇奇怪地问，“谁不吃？什么波尼马？什么干草，燕麦？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个儿科医生！”

他的眉毛竖起，脸也拉长了。过了一会儿又突然笑了起来。他把大衣挂回原处，接着说：“刚才，我还以为艾丽莎白特，这是个小孩儿的名字呢。你们也真有意思，给马起个人的名字，而且还是外国名。”

“它真的是匹外国马，一匹真正的苏格兰马！它确实和小孩子一样！”他恳求彼得·彼得洛维奇，“当那些动物病的时候，真的就象小孩子一样。大象啦，河马啦，还有我们的艾丽莎白特，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可它们那样伤心地望着你叹气，真叫人可怜！”

恰什金说着，几乎要哭出来了，他说，这些他养大的四条腿的动物，就象孩子一样，所以我脑子里才产生了这个奇怪的念头——请位儿科大夫给艾丽莎白特看看。专门给马看病的兽医，他也找过了。他没看出什么毛病。他说这小马只不过是要一阵性子，很快就会过去。但恰什金不相信兽医的话。他说，艾丽莎白特难受得很，根本不象兽医说的那么轻松。如果彼得·彼得洛维奇再拒绝的话，那他简直毫无办法。

“没什么可做的，也不必要！”这时，彼得·彼得洛维奇已经平静下来，也不再讥笑恰什金。他说：

“我劝您等一两天，听听那位兽医的意见。那么，现在，请您尝一尝我们刚出锅的馅饼，喝一杯咖啡！”

然而，恰什金只是痛苦地看了一眼彼得·彼得洛维奇。他叹了口气，没去喝咖啡，垂头丧气地走出门

去。

要不是瓦夏和妈妈出来干预，真不知会出什么事。瓦夏冲着爸爸喊：

“爸爸，你自己说过的，不管谁来叫，不管他从什么地方来，都不能拒绝。要是拒绝就不道德！”

妈妈也附和着：

“可不是么，就算这不是你份内的工作，就算它不是个孩子，而是匹小马，可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拒绝人家也是不应该的。”

“当然啦，不能……”恰什金立即停下脚步，说了半句话。这时，瓦夏又说话了：“你要是

不去，我该天天惦记这匹小马了。”

妈妈也说：“我也会惦记的。”

这时，彼得·彼得洛维奇皱了皱眉头，使劲伸开双手说：

“显然，你们都很善良，你们都是好人，就我不是……”

他越想越气，瞥了眼妻子，又瞅了瞅瓦夏，然后彬彬有礼地看了看恰什金，走到衣架前，再次取下白大褂和帽子。瓦夏立刻跑去拿棉大衣，他问爸爸：

“能不能带我去？”

彼得·彼得洛维奇没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可恰什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可以去！不，一定得去！”

他们到了大街上。春风拂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片片欢声笑语。房子和木栅栏涂上了一层金色的阳光。

柏油路的人行道上，没扫净的冰化了，水流成了小河。麻雀在光秃秃的柏树上唧唧喳喳地叫，树后面，铁轨在闪光，还可以听到电车愉快的喧闹声。

彼得·彼得洛维奇领着瓦夏，刚要往车站去，恰什金跑过来喊住了他们：

“不从那里走！”

恰什金领着他们两人，一会儿走进偏僻的小胡同，一会儿穿过半明半暗的院子。这院子里的积雪还没化完，冰柱消下的水从房顶下来，顺着洋铁排水管往下滴，那声音象是演奏出来的乐曲。恰什金大步流星地从一个昏暗的拱形门出来，又进入另一个拱形门。他殷勤地指点着：

“向左拐，大夫。好了，再往右。对不起，这条路拐弯太多，可这么走要近得多。”

彼得·彼得洛维奇走得很快，瓦夏紧赶才能跟上他。彼得·彼得洛维奇边走边催儿子：

“快跟上，别落在后面！”

瓦夏也急得很，因为他不光是去看小马，他早就

想到动物园去了，可一直没去成。

他们刚搬来时，瓦夏不知道这地方有多美，当他知道时，已经是九月一日，该开学了。后来他参加了冰球队，就更顾不上了，连公园也去不成。

加入冰球队以后，瓦夏遇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这件事还真值得详细说一说。

这个冰球队是由小学生组成的，教练是他们的体育老师。教练很快就发现，这个在农村生活过的瓦夏身体结实而灵活，就让他当了守门员。另外，还有一个替补守门员，叫尼格鲁什卡。两人交替上场。这一场要是瓦夏上，下一场就该尼格鲁什卡上。要不是在一次比赛中瓦夏挡回一个险球，什么事也不会发生。那个球是从七米处打过来的，直朝守门员飞来，这种球尼格鲁什卡从未挡回去过，可瓦夏成功了。

直到现在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那个球要进他的网时，被他挡了回去，观众席上一片赞扬声。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开始他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向观众亮了亮自己的号码。

本市有名的三十三中学冰球队要来和他们比赛了。当他和战友们换上冰鞋走出存衣室时，尼格鲁什卡向大家祝愿，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羡慕。因为这场比赛他是预备队员。这时瓦夏把鼻子和手指凑到他眼前，傲气十足地说：

“怎么样？今天自然轮到我了。这次上场的都是一号种子选手。”

尼格鲁什卡刚往起一跳，从那边传来了教练的声音：

“等一等，谁是一号种子选手？是你瓦夏？你别上场，做预备队员吧。尼格鲁什卡上场！”

教练还说，瓦夏这么骄傲，连当预备队员都不够资格，应当让他回家去。不过，这是第一次，就让他到存衣室的窗户那儿去吧。让他好好想一想，是个什么样的一号种子？他到底是完美无缺的，还是有毛病的……”

瓦夏吃了当头一棒，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呆在存衣室。连冰鞋也没脱，从鞋堆跨过去，东倒西歪地走到窗下一个长椅跟前。眼泪蒙住了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他一头扎在冰冷的玻璃上。

瓦夏立刻清醒了。他算什么一号种子！刚才的行为太不象话了。此刻他的心情就象是和朋友们一道参加愉快的节日，朋友们走在前面，等他到了跟前，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大门关上了，只剩下带烂玻璃的方形窗户。看倒可以看见，但走不过去。那边象过节一样，没有你也一样，一切不都很好吗？

从窗户里什么都看不清。窗户不对着冰球场，而

是对着白色的灌木，对着被踏出来的小路和黄昏中显现出来的校园。瓦夏看不见，他只能听到冰场上的情况。

和往常一样，孩子们喊着，尖叫着，吵闹地拍着手。裁判员的哨子在响，松木冰球棍拼命地捕打着冰球，还可以听到冰鞋在拐弯时发出的响声。他想象得出，这时冰场周围的灯都亮了。只有一点不同，今天没有瓦夏。但那边仍然是一片欢腾雀跃，明亮热闹，简直象过节一样。想到这里，他难受极了，心里很烦闷。他想，就这样永远当个预备队员吧，尽管教练很严，但他并没错。惩罚他一场球，尼格鲁什卡就会原谅他的，何况在同三十三中学的比赛中，尼格鲁什卡又打得相当漂亮。

从那以后，瓦夏再不吹牛了，而是更加刻苦训练，因此始终没抽出时间逛逛公园。

这次，可以说是命运把瓦夏带到了动物园。这命运之神就是那个肥胖而灵巧，走起路来象火车头那样呼呼喘气的恰什金。穿过一个瓦夏和彼得·彼得洛维奇从没走过的堆满积雪的胡同，又过了一个拱形门和一个黑院子，恰什金一下子跳到街上，瓦夏和彼得·彼得洛维奇紧跟着他。赶过了一个个行人，一会儿这边转，一会儿那边拐。瞧，看见了，那就是动物园的大

门，一个胶合板的小棚子。一个戴紫色细毡帽的胖胖的女售票员从小棚子门口探出头来：

“请拿出票来！”

“是我带来的。”恰什金回她一句，急忙朝瓦夏和彼得·彼得洛维奇挥挥手，不让他们耽搁。他们在背风向阳的大椴树下长长的兽栏之间绕来绕去。在大椴树的树尖上，在蓝天下，一群青鸟唧唧喳喳地叫着，分着去年住过的旧窝。兽栏外面，悠闲自得的观众在太声喧哗。人群里最多的是孩子。他们聚集在游泳池旁看贝加尔的海豹“纽尔卡”。

无论是掀着蓬松的大尾巴整天在树上乱闹的松鼠，还是那肥胖的花脸獾，或者是那两个翻着跟斗打闹的西藏小熊，都不如纽尔卡好玩，致使瓦夏一时忘了小马，他一个人走到水池的围墙，停下来观看。

纽尔卡游得极快，很伶俐。它那黑亮黑亮的身子一会儿潜到水底，一会儿弯起腰，一会儿抬起它那长着一双奇妙的蓝眼睛和小胡子的头朝观众看看。然而，不管它在水里怎样活动，却听不到一点水的响声。

从不太高的洋灰墙后面，传来一个孩子的喊声：

“纽尔卡，接球！”随着话音，一个赛璐珞球扔到池子里，纽尔卡迅速地用它的尖鼻子接住了球。紧接着，这个有弹性的球旋转上升，“啪”的一声，又落到那个孩子的脚下。

“接球！”孩子们又喊着把球扔给纽尔卡。球再次飞起，孩子们哈哈大笑。纽尔卡把它那光滑的肚皮翻上来，得意地拍打着一双湿漉漉的鳍脚，就象鼓掌一样。

“真机灵！”瓦夏正要鼓掌，突然想起只剩他一个人了。麻利的恰什金和快腿彼得·彼得洛维奇已经拉下他很远了。他赶紧追，在一片结实的兽栏周围撵上了他们。

在一个兽栏里，瓦夏看见了傲气十足的凸鼻子骆驼。它慢吞吞地嚼着什么东西。它看瓦夏时，也是一付傲慢的老爷气派。它那轻蔑的神态，气得瓦夏狠狠地骂了它一句。不过他说得很快，声音又小，骆驼不会听见的。

在骆驼身旁呆的时间稍长一些，就会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这时，一头森林公牛——鬃犴正从铁栏里睁大眼睛望着他。它那坚硬的大脑袋几乎把围墙里洋灰柱子中间透过去的阳光全部遮住。看着这个庞然大物，你会感到，它稍微往栅栏上一躺，栅栏就会“轰”的一声倒下来压在你身上。

当然，这只不过是感觉而已，看来这公牛也清楚。洋灰柱子要比它的脑门硬得多。它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会儿，它用它那湿漉漉的大鼻孔喷洋灰柱子，然后又敏捷地用它那粗糙的大舌头一片片的擦干净。

这个铁栏里，再没有别的野兽，只有这只公牛。在最里面，在一个微开着的黄色的小门旁边，在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地上，有几只从外边飞进来的鸽子，一边咕咕地叫，一边在一堆烂稻草里寻找着吃的东西。

一个栅栏的铁棍子上，挂着一张牌子，上写“波尼”，稍微靠下面点儿，有几个小字：“苏格兰”。

彼得·彼得洛维奇很快地看了一眼这个小牌子说：

“看来，还真是匹外国马。那么，它在哪儿呢？你那匹忧伤的小马？”

“是这么回事……”恰什金吃力地喘了一会儿气，用帽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是这样，它不吃，也不喝，连在栅栏里散散步它都懒得动。大夫，到这儿来！”

他们三人到了那边，这面正是朝观众的。在这一刹那，瓦夏觉得，象是又回到了农村。

在整个狭窄的后院，在黑圆木的小杂房之间，散发出一股股雪融化的气味，在这股气味里还混杂着夏天草地上的稻草味。鸽子和麻雀使劲地拍打着翅膀，互相碰撞着，追逐着，啄人们撒在栏栅边的燕麦吃。在畜栏的窗后不知什么地方，有鹅和小牛犊的叫声。瓦夏甚至好象还听到公鸡的咯咯声。

恰什金铿锵一声拉开门鼻，打开了又窄又笨的小门。从漆黑的门里冲出一股畜圈和新鲜的松树锯末的气味。

“这就是艾丽莎白特。”恰什金说。

因为刚穿过明亮的院子，又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此刻突然到了暗处，彼得·彼得洛维奇和瓦夏一个劲地眨眼睛。恰什金敞开门继续往前走，接着又去开挂着牌子的畜栏的门。门一打开，立即就有一股三月的过堂风冲进昏暗的畜圈。一束光照在地上的锯末上，反射在布满裂缝的墙上和天花板上。墙角的阴影里，一个盛满香喷喷干草的牲口槽后面，有一匹非常漂亮的小马。它的毛黑得赛过乌鸦，梳得整整齐齐的鬃毛竖起来就象小平头。那双忧愁的眼睛从额发下望着瓦夏。它那稀疏的长睫毛一眨一眨的，使得那双湿得发亮的眼睛更加亲切温柔。它的眼神温顺、善良却又充满忧愁。

瓦夏立刻注意到它那双忧伤的眼睛。于是走到小马跟前，开始在衣兜里寻找什么。彼得·彼得洛维奇也开始翻衣兜，并用自己喜欢的名字叫着它：

“马上就给你看，小丽莎，忍耐一会儿，马上，马上……”

但是丽莎——艾丽莎白特一分钟也不想等了，真的是，你们找什么呢？它叹了口气，掉过头去，死盯

住那个墙角，盯住墙角那个又窄又亮的小洞。

瓦夏在自己的口袋里没找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叹了口气。彼得·彼得洛维奇搜寻了半天也一无所获。于是他打开手提包，取出一个木制的听筒。

“听一听看。不过，恰什金，请您想法别让它炮轰子。”

“您说什么，大夫？这匹小马驯服极了，简直象只小羊羔！”

恰什金又忙起来，一会儿用手拍拍小马又圆又胖的腰，一会儿拍拍它的脊背，一会儿又把鬃毛乱翻一阵，为的是让彼得·彼得洛维奇看一看，他的这匹小马多么老实。

的确，检查了这么长时间，已把小马搞得筋疲力尽，可它一点也不发毛。彼得·彼得洛维奇用拳头轻轻地去碰它软乎乎的鼻孔，想知道是否发烧。这时小马打了个响鼻，摇了一下脑袋，也许是彼得·彼得洛维奇的拳头和他身上的药味引起的。接着又是叩诊又是听。彼得·彼得洛维奇的脸色是那么严肃，好象他的患者不是动物园的动物，而是儿童医院的小孩子。可是恰什金不时地提出问题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怎样？毛病在哪儿？闹清楚没有？”

他迫不及待地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彼得·彼得洛维奇冲他摆摆手说：